

【馬偕在台宣教 150 週年紀念主日 禮拜資源手冊】

~ 北美台灣人教會分享版(2022.2.8 修訂) ~

(溫哥華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謝大立牧師 編著)

2022 年 3 月 9 日是馬偕在台宣教 150 週年紀念的重要日子，在此之際，願以這份「禮拜資源手冊」與眾教會分享，以饗各界紀念馬偕獻身海外跨文化宣教的佳美腳蹤。。

加拿大長老教會於 1871 年 6 月在魁北克召開的總會年議會中通過接納馬偕成為海外宣教師，9 月 19 日，禮拜二晚上在多倫多的 Gould Street 教會為封立馬偕為牧師暨授職海外宣教師。1871 年 10 月 19 日早晨，馬偕在家鄉 Woodstock 車站與親友道別後，朝著宣教禾場邁開步伐。1872 年 3 月 9 日起，馬偕腳踏北福爾摩沙土地，遍撒福音種子在大大小小的鄉鎮，培育出北台灣許多初代愛主 忠心事主的基督徒和傳道人，立下教會擴展的基石。1901 年 6 月 2 日，馬偕在畢生耕耘的園地被主召回，當時北台灣宣教面臨空前的危機，一代領袖的離去，帶給許多信徒、傳道人無助徬徨的憂慮，甚或有人會問：「教會還有明天嗎？」然而，歷史證明了教會是上帝的，不是馬偕的，上帝的教會不會因為一個領袖的倒下黯然結束。反而是，因著領袖的無私奉獻在主的祭壇上，而激勵更多受召的奉獻者前仆後繼地跟隨他的腳蹤，承接宣教的火炬繼續福音的使命。正如保羅所說：「恁著學我，親像我學基督。(你們要學我，如同我學基督一樣。)」(林前 11:1)

講題：「攏是為基督」(All for Christ 這一切都是為了基督)

經文：腓立比書 Philippians 1:5-6、2:13、以弗所書 Ephesians 2:10

● 經文簡析

◎ 同心合意興旺福音(腓立比書 1:5-6)

「因為從頭一天直到如今，你們是同心合意地興旺福音。我深信那在你們心裡動了善工的，必成全這工，直到耶穌基督的日子。」(和合本)

「因為從開始的那一天到現在，你們在傳福音的工作上一直都協助我。我深信，那在你們當中開始了這美好工作的上帝一定會繼續這工作，在基督耶穌再來的日子完成它。」(現代中文譯本 2019 版)

「因為恁對頭一日起到現在，攏有同心協力的傳福音。我深信彼位佇恁中間開始做美好工作的上帝，會佇基督耶穌閣來的日給彼個工作完成。」(現代台語漢字 2013 版)

「因為恁對頭一日到今，相及有份佇興起福音。我也深信起頭做好的工佇恁的，欲成伊，到佇耶穌基督的日。」(巴克禮台語漢字本)

若將第 6、第 5 節連在一起看，第 6 節的「善工」應該是指向「你們是同心合意地興旺福音」。而且是，從頭一日(過去)起到現在，不僅是到「如今」，更是持續到「耶穌基督再臨的日子(未來)」。

也就是說，宣揚福音的工作在上帝國的時間裡，是具有永恆性的價值。即使是面對各樣挑戰，如保羅落監獄、教會遭迫害或信徒領袖起紛爭等，但那位在你們當中開始了這美好工作的上帝，必成全這工。因此，教會應當信靠上帝來超越這些問題，同心協力不斷宣揚基督福音。

◎ 有意願及能力實踐上帝美善的旨意 (腓立比書 2:13)

「因為你們**立志行事**都是上帝在你們心裡運行，為要成就他的美意。」(和合本)

「因為上帝常常在你們心裏工作，使你們**既願意又能夠實行**他美善的旨意。」(現代中文譯本 2019 版)

「因為上帝時常佇恁中間啲做工，互恁有意願閣會實踐伊的好旨意。」(現代台語漢字 2013 版)

「因為恁有彼個意願，有彼個所行，攏是對上帝為著伊的好意來行佇恁心內。」(巴克禮台語漢字本)

上帝給了我們「**意願和能力做祂所喜悅的事**」(13 節，新普及譯本)，我們便能謙卑自己，去服事上帝所託付的人群。上帝在馬偕心裡運行(做工)，使他有「意願和能力」實行上帝對福爾摩沙的美善旨意。上帝同樣也在加拿大長老教會中間運行(做工)，預備了體制差派的一切所需。上帝更在福爾摩沙台灣人中間運行(做工)，興起他的門徒、福音使者，同宣教師攜手並進興旺福音。

◎ 主親手塑造的(以弗所書 2:10)

「我們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穌裡造成的，為要叫我們行善，就是上帝所預備叫我們行的。」(和合本)

「上帝是我們的創造者，他藉著基督耶穌改造了我們，要我們行善；這是他早已計畫要我們去做的。」(現代中文譯本 2019 版)

「因為咱是上帝創造的；伊通過基督耶穌創造咱，互咱通做伊早就準備愛咱做的好事。」(現代台語漢字 2013 版)

「因為恁是伊所做成的，受創造佇基督耶穌；來行好事，就是上帝代先備辦的欲互咱行伊。」(巴克禮台語漢字本)

God has made us what we are, and in our union with Christ Jesus he has created us for a life of good deeds, which he has already prepared for us to do. (Ephesians 2:10, Good News Translation)

For we are what **he has made us**, created in Christ Jesus for good works, which God prepared beforehand to be our way of life. (Ephesians 2:10, NRSV)

咱攏是「主親手塑造的(he has made me)」，互咱通做伊早就準備愛咱做的好事。上帝用「宣教師」這個形像來塑造馬偕。對馬偕而言，「宣教師」應該是最能詮釋他一生的形像，從小的渴慕，立下心志，接受神學訓練，志願申請，宣教師裝備，直到宣教地，一生為著這個上帝所託付(呼召)的形像而活。馬偕的一生可以說是被「宣教師」這個形像所塑造，也認真委身活出與「宣教師形像」相稱的生命，他對上帝的「信」就反映在他成為宣教的真實生命如何委身在對宣教地(台灣人)的「愛」與「情」。

● 聖詩精選

「我目擡起向天」(“I Will Lift Up Mine Eyes”)

「永遠與主居起」(“A Day’s March Nearer Home”)

「我認救主無驚見誚」(“I Am Not Ashamed To Own My Lord”)

「天下遍遍各邦國」(“From Greenland’s Icy Mountains”)

福音使者馬偕的生命充滿著詩歌，各類各式的詩歌對應著不同情境的記憶，彷彿進入與聖徒群體的信仰對話。這類信仰的資產也隨之帶入宣教場域，成為福音使者靈修操練重要的來源。以馬偕為例¹，那首牧羊人之歌「牧者暝時看守羊群」(“While Shepherds Watched Their Flocks By Night”)²成了童年美好的信仰記憶。19世紀重要的宣教之歌「天下遍遍各邦國」(“From Greenland’s Icy Mountains”)³，伴隨馬偕神學院畢業的場景，進入差派的神聖時刻，踏上宣教旅程的航行，更是在宣教場域受挫時的激勵。

¹ 相關樂曲收藏參八角塔合唱團。〈馬偕的生命詩歌行旅〉。臺北:基石音樂，2015。

² 收錄於1964年版《聖詩》第87首，起頭二句提及:「牧者暝時看守羊群，大家坐佇(伯利恆)草頂。」*From Far Formosa*, 16: “While humble shepherds watched their flocks In Bethlehem’s plains by night.”

³ “From Greenland’s icy mountains, From India’s coral strand, Where Afric’s sunny fountains, Roll down their golden sand; From many an ancient river, From many a palmy plain, They call us

馬偕在登陸淡水後的第三天，3月11日隨即在南部宣教師李庥牧師和德馬太醫師的陪同下，走訪西部縱貫線直到中部的平埔族地區（大社、內社、埔里社）。從淡水經八里、桃園、中壢、新竹、苗栗等地，旅途所見的高原、山嶺、溪流等種種，使他深感像似蘇格蘭風味（Scottish scenery）的景色。⁴在內社、大社一帶聽見這些平埔的弟兄姊妹唱著天上的詩歌，這詩歌可能就是「真主上帝造天地」（“God Created Heaven And Earth”）⁵，聆聽天籟撼動人心，頌讚造物者奇妙攝理。之後，他們前往埔里社，有被稱為「水番」的原住民（日月潭邵族）來到他們當中，馬偕寫到：「理解當他們手拿著人頭回到部落是被視為最英勇的舉動；但是現在站在耶和華的信徒中間觀察他們帶著弓箭、珠子和花朵，我想到一首美麗的詩歌⁶所訴說的：『他會用火牆遮蔽你，燃燒著的熱情激發著你的心，競標狂怒停止，並使野蠻（猖狂）的心情平靜下來。』」⁷

《詩篇》121篇，一直是馬偕與生命源頭交流的媒介，在神學院，差派時受贈的聖經扉頁題字，船艙裡孤寂、危險籠罩之際，踏上他鄉異地面對各樣挑戰…等。許許多多的情境下，這首「我目擡起向天」（“I Will Lift Up Mine Eyes”）⁸成了他心靈深處的安慰。

面對論戰群儒後，馬偕以詩歌「永遠與主居起」（“A Day’s March Nearer Home”）⁹引導阿華，竟成了阿華漂泊心靈渴慕安定的歸宿。馬偕用詩歌牧養阿華，站在基隆廟口，以「我認救主無驚見誚」（“I Am Not Ashamed To Own My Lord”）¹⁰激勵阿華勇敢向群眾做見證。另有一次，馬偕領阿華爬觀音山眺望造物主的大自然傑作，登頂後齊聲頌揚「我認救主無驚見誚」、「一天的行進」及詩篇100篇等多首聖詩。

to deliver, Their land from error’s chain.”收錄於1964年版《聖詩》第203首，第二節後面四句提及：「福音當傳普天下，東西南北攏聽，教人順服咱天父，信靠救主尊名。」

⁴ 參《馬偕日記：1871-1883》，38-45。Home and Foreign Record of CPC, 11:8 (August 1872), 233-234.

⁵ 平埔調(取名:大社 Tōa-Siā)，收錄於2009年版《聖詩》第5首，1964年版《聖詩》第63首。

⁶ Ye Christian heralds, go, proclaim. Bourne Hall Draper(1775-1843). Written in 1803 by ‘a Bristol student’, this comes from a poem beginning ‘Ruler of worlds, display Thy power’ (see the entry under ‘Sovereign of worlds! display Thy power’). It consisted of lines 13-16 and 21-28 of the original poem: “Ye Christian heralds, go, proclaim Salvation in Immanuel’s name; To distant climes the tidings bear, And plant the Rose of Sharon there. He’ll shield you with a wall of fire, With holy zeal your hearts inspire; Bid raging winds their fury cease, And calm the savage breast to peace. And when our labours are all o’er, Then shall we meet to part no more; ...” from <https://hymnology.hymnsam.co.uk/y/ye-christian-heralds.-go.-proclaim> (accessed October 14, 2020).

⁷ Home and Foreign Record of CPC, 11:8 (August 1872), 234: “He’ll shield you with a wall of fire, With flaming zeal your heart inspire, Bid raging winds their fury cease, And calm the savage breast to peace.”

⁸ 收錄於2009年版《聖詩》第40首，1964年版《聖詩》第64首。

⁹ 收錄於1964年版《聖詩》第355首，第一節起頭二句提及：「永遠與主居起，正是我心所願」，最後一句提及：「站站較近祖家」。

¹⁰ 收錄於2009年版《聖詩》第532首，1964年版《聖詩》第254首A調，起頭二句提及：「我認救主無驚見誚，好膽干證道理」。人們通常會以保羅的經驗來詮釋這首詩歌，也因此將馬偕的經驗限制在保羅的詮釋框架裡(哥林多前書1:18或羅馬書1:16)。然而，若是回歸耶穌在馬可福音8章38節的教導：「凡若佇此個姦淫有罪的世代，掠我及我的話做見誚的，人子用父的榮光，及諸個聖的天使來的時，也欲掠伊做見誚。」(台語漢字本)是不是讓人更深刻感受到一種見證的「迫切感」。會不會馬偕也是受到主話語直接的挑戰呢？

綜合這些詩歌，我們不難發現一條以宣教為主軸的動線，整理如下：

宣教力量的源頭：〈我目擡起向天〉
宣教行動的呼召：〈天下遍遍各邦國〉
宣教見證的使命：〈我認救主無驚見誚〉
宣教神學的告白：〈真主上帝造天地〉
宣教人生的盼望：〈永遠與主居起〉

● 信息焦點一

〈主親手塑造的〉

「因為上帝時常佇恁中間啲做工，互恁有意願閣會實踐伊的好旨意。」
(腓立比書 2:13，現代台語 2013 版漢字經文)

核心信息：上帝在馬偕心裡運行(做工)，使他有「意願和能力」實行上帝美善的旨意

一、上帝用「宣教師」這個形像來塑造馬偕

對馬偕而言，「宣教師」應該是最能詮釋他一生的形像，從小的渴慕，立下心志，接受神學訓練，志願申請，宣教師裝備，直到宣教地，一生為著這個上帝所託付(呼召)的形像而活。馬偕的一生可以說是被「宣教師」這個形像所塑造，也認真委身活出與「宣教師形像」相稱的生命，他對上帝的「信」就反映在他成為宣教的真實生命如何委身在對宣教地(台灣人)的「愛」與「情」。

馬偕 1871 年 10 月自加拿大啟程前往宣教場域時，他依從的是加拿大和西方主流宣教師的傳統，其中蘇格蘭高地的福音傳統應該是影響馬偕做為一個宣教師的重要元素；另外一個關鍵的影響，是歷代來華宣教師所累積寶貴的經驗傳承。馬偕學習成為宣教師的過程中，深受賓威廉(William C. Burns，又譯賓為霖、賓惠廉)、達夫(Alexander Duff)以及家鄉教會牧師馬堅志(Donald McKenzie)的影響。

馬偕童年時期都在牛津郡的左拉(Zora)村渡過，當時左拉村的村民深受蘇格蘭自由教會的信仰傳統所影響，這樣的影響也包括對海外宣教的負擔，其中成為宣教師的馬偕就是一個最好的例證。在回憶錄《福爾摩沙紀事》裡如此寫道：「也就在我十歲時，我開始想到要立志成為一個宣教師。」他的立志應該深受二位蘇格蘭宣教師的影響，其中一位是英格蘭長老教會派駐中國的第一位蘇格蘭宣教師賓威廉，另一位是蘇格蘭長老教會派駐在印

度的宣教（1829-1863），後來在愛丁堡新學院（New College）教授宣教神學的達夫博士。這兩位宣教師都曾到訪左拉村，並掀起當地信仰更新的浪潮，當然也激勵當時年幼的馬偕。

馬偕回憶錄中提及：「賓威廉那時在加拿大各地巡迴時，也去到伍德斯多克（Woodstock）和左拉，更為當地已有的宗教生活中注入了一股新流。那時家鄉人人都推崇他，我小小的心靈也受到他精神的感召。」不過，馬偕十歲時可能接觸到的宣教師應該不是賓威廉，而是達夫。達夫於 1854 年曾到北美巡迴演講，所到之地都造成轟動，吸引許多的聽眾，也帶給當時北美的教會不小的影響，更帶動海外宣教的浪潮。這股浪潮也漫過馬偕信仰生命的形塑，他對達夫的景仰，從回憶錄的字裡行間得以窺見達夫的「宣教師形像」長久在他生命中的影響力。（《福爾摩沙紀事》，頁 5-10）

然而，馬偕對宣教的熱情除了受惠於上述二位蘇格蘭宣教師以外，他也深受家鄉教會牧師馬堅志的影響甚鉅。事實上，馬堅志也是由蘇格蘭 Ross 大會派往頂加拿大（Upper Canada）的宣教師，1834 年 4 月 16 日在蘇格蘭 Dingwall 中會受封立為牧師。像他的牧師一樣，馬偕對教育有濃厚的興趣，馬偕出生那一年（1844 年），馬堅志成為左拉的教育總監（Superintendent of Education），他鼓勵村民去考教師執照，在鄉村任教，其薪津由政府支出。受馬堅志感召培養而走上傳教之路的青年至少有 38 名，其中包括後來受派前往福爾摩沙的馬偕。（參賴永祥，〈史話 606 佐拉開拓期的教會〉，《教會史話》第七輯）

我們不難想像，幼時的馬偕在左拉教會主日禮拜，聽著蘇格蘭教會派來牧養蓋爾族人的宣教師馬堅志牧師用蓋爾語(Gaelic)以及英語鏗鏘有力的講道，其稚幼的心靈似乎也將這為家鄉的牧者列為模仿的對象。同時在「問道理」的群體性互動中，耳濡目染，關注信仰生命的問題，學習如何將聖經教導應用在生活中。還有在每年聖餐季中，享受屬靈的盛宴，藉由各式各樣的聚會操練敬虔德生命。在家庭裡，雙親以蘇格蘭高地式的信仰傳統主持家庭禮拜，每個安息日晚上在母親的膝上，重複聽她吟唱著「夜裡當牧羊人在伯利恆草地上看守他們的羊群」，點點滴滴都在雕琢馬偕的靈性向度及信仰品格。手邊閱讀的書籍除了聖經、信仰告白、小教理問答以外，還包括家喻戶曉的波士頓(Boston)的《四重狀態下的人性》(Fourfold State)、巴克斯特(Baxter)的《聖徒永恆的安息》(Saints Everlasting Rest) ...等。在家庭及教會雙管齊下的信仰教育，培養了馬偕堅忍般的宗教情操。

二、馬偕的預備

馬偕對預備、訓練一位宣教師的看法，清楚闡述在 1891 年 4 月 23 日的書信中，當日清晨 1 點 26 分黎約翰牧師安息主懷，使得馬偕在福爾摩沙的宣教工作歷經十九年後又回到一人獨撐大局的局面，他在情勢急迫當下寫信給沃卓帕牧師，要求再派一位謙卑、敬虔、有受過好的宣教訓練的同工加入福爾摩沙的宣教行列。信中他提到：

「在我青少年階段之後，我一切私人的閱讀內容都朝向如何為自己到異國之地做好預備。為此，我修習解剖學、生理學、中藥學並行醫等。我也為此目標研讀無

神論、民族特色與人性。為此，我特別記錄耶穌教導的方式、保羅的傳道計畫，與他們的信徒生活型態——我在普林斯頓遇見從世界各異教之土回來的宣教師，聆聽並問他們相關資訊的努力，難道是徒然的嗎？半夜不倦地徹底研讀書卷是在浪費時間嗎？在那裡傾聽數以千計的不同方式討論宣教事工，都是枉然的嗎？我以移民的身分橫越大西洋，以求更多見這個世界，並坐在宣教英雄達夫教會(Alexander Duff)的腳前受教；跟隨其腳研讀婆羅門教等，印度人與印度特性等；聆聽達夫教授全套的「福音神學(Evangelistic Theology)」教導，又跟隨他到了英國亞伯丁，這些都是徒勞無功的嗎？極盡所能地搜集並研究佛教、孔學、道教、伊斯蘭教等；自普林斯頓畢業後，整個冬天待在蘇格蘭的首府愛丁堡，這都是無益的嗎？非也。上述及更多未曾提及的，都是我所謂的「預備」；在這裡累積了近20年的經驗後，如果生活可以重來一次，我仍會完全照此路程再走一遍——如果要異教徒中開始設置宣教事工，我仍會照在這裡的計畫，一成不變地執行下去。我無須不時地改變修正我的觀點，我的觀點從一開始迄今都是一樣的。」

【1891年4月23日，見《北台灣宣教報告》，第一套，4:85。】

● 信息焦點二

〈上主用醫療援助為自己的真理鋪平道路〉

(God used medical aid in paving the way for His own Truth.)

「我深信彼位佇恁中間開始做美好工作的上帝，會佇基督耶穌閣來的日給彼個工作完成。」(腓立比書 1:6，現代台語 2013 版漢字經文)

馬偕期許，從「逍遙學院」(按馬偕名之：Wandering College) 58 到「牛津學堂」(Oxford College, 1882 年 6 月 19 日建竣，7 月 26 日舉行落成禮拜，9 月 15 日開始辦學) 59，都能訓練學生成為「有效率的工人」(efficient workers)、「流暢的演講者」(fluent speakers)、「老練的辯論家」(skillful debaters)與「成功的傳道者」(successful preachers)。除此之外，還得訓練這些傳道人一些基本的配藥常識，以幫助百姓解除肉體病痛之苦。雖然，有一些來自家鄉保守的傳統基督徒可能會質疑：「拔牙不是傳福音。」但馬偕卻堅定的相信，拔牙當然是傳福音！它減輕了人類的痛苦，因此是「善工(doing good)」。馬偕只認定「基督耶穌是我的主人」，謙虛地努力遵循祂“治愈一切疾病”的步伐，如此的宣教信念不為外界所動搖。(參 Michael Stainton, “Relieving human misery”)

事實上，馬偕初抵台灣隨同南部宣教師巡迴旅行佈道所見所聞，早已為他將要展開的醫療宣教打了一劑強心針，認定「上主用醫療援助為自己的真理鋪平道路(God used medical aid in paving the way for His own Truth.)」。那是 1872 年 3 月底在中部內社(Lai-sia,今苗栗鯉魚潭)、大社(Toa-sia,今豐原市內)、埔里社 (Po-li-sia,今埔里)等地的工作經驗：

「大社的人聽了由馬雅各醫師(Dr. Maxwell)所負責在台灣府的那間醫院，有四個修復的人到那裡，聽見耶穌，也看見他們在木柵的親戚在那裏敬拜真神上帝，就回來傳揚救恩的大好消息。在幾個月內，大社的原住民將他們的偶像銷毀，請求基督教的教導，並對他們在內社和埔里社的親戚說：「我們要去到耶和華說的地方，我要將那地賜給你，跟我們一起來看看。」(民數記第十章 29 節)結果就是，我試圖描述的，「**這樣上主再次用醫療援助為自己的真理鋪平道路**」。祂樂意祝福的，我們一定要執行。通過這項事工，與該島南部以及中部的的工作聯繫起來，我們至今為止已完成所有的工作，可以顯明這是耶和華的事工，並且祂將令其蓬勃發展。不過，這只是開始，因為還有成千上萬的人尚未認識耶穌。」

【譯自 MacKay to William Reid, 3 May 1872, Home and Foreign Record of PCC,11:8 (August 1872), 234-235】

MacKay to William Reid, 3 May 1872, Home and Foreign Record of PCC,11:8 (August 1872), 234-235:

“The Ta-sia people heard of the hospital in Tai-wan-foo under the charge of Dr. Maxwell. Four repaired thither heard of Jesus saw their own kinsmen in Bak-sa worshipping the True God, and returned to spread the Glad Tidings of Salvation. In a few months the aborigines in Toa-sia cast their idols to the winds of heaven, asked for the Christian instruction, and said to their kinsmen in Lai-sia and Po-li-sia: “We are journeying unto the place of which the Lord said, I will give it you: come with us & c.” Numbers x:29. The result has been what I have attempted to describe. **Here again God used medical aid in paving the way for His own Truth.** What He is pleased to bless, we surely should employ. By taking this work in connection with that in the southern and central part of the Island, we will have before us all hitherto accomplished. It is sufficient to show that the work is Jehovah’s and that He will cause it to prosper. Still it is only in its beginning, for there are thousands and thousands more who know not the name of Jesus.”

Michael Stainton, “Relieving human misery: George Leslie McKay set the tone for progressive missions,” Presbyterian Record, January 2007, 28:

“A letter from Formosa, May 8, 1876, is one of many in which Mackay defends his practice of breaking the missionary mould: ‘Perhaps some dear aged Christian in Canada will say, “Extracting teeth is not preaching the Gospel.” **I reply, it is! It is relieving human misery, and thus it is ‘doing good.’** I recognize only Christ Jesus as my master; so that if I can in some humble means endeavour to follow His steps who went about ‘healing all manner of diseases,’ I will rejoice and care little about the world and its judgment.”

● 信息焦點三

〈攏是為基督〉

距今 137 年前，1885 年的平安夜，馬偕牧師在雨中巡視新店教區，全身濕透走在泥濘地，雙腳疲憊酸痛。馬偕對自己說：「別管它，一切一切都是為了基督（All for Christ. 攏是為基督），不是為了錢，不是為了名。」（馬偕日記 1885 年十二月 24 日）

馬偕留下許多美好的信仰遺產給台灣教會，其中最為人津津樂道的，就是支撐他用全生命投入海外跨文化宣教事奉的信念——「攏是為基督」。

1884 年，清法戰爭爆發，八月 5 日法軍砲擊基隆砲臺，九月登陸占領基隆港及附近一帶，十月法艦現蹤淡水港口砲轟砲臺埔及淡水市街。直到 1885 年六月 9 日簽訂《清法新約》，法軍撤出基隆、澎湖，停止對台灣的封鎖才告結束。

1884 年，當時馬偕的處境內外交加，外有法軍砲擊，內有重病侵襲，以致他數日不省人事，險些喪命。回憶錄《福爾摩沙紀事》中保存了當時幫他治療的醫生 Dr. C. H. Johansen 的紀錄：

「我是醫治馬偕博士的醫生，他在戰事開始時因為工作過度，又擔心每個佈道處的基督徒會友，再加上受到淡水氣溫很熱的不良影響，引起腦部發炎（急性腦膜炎）。因為他數天都沒有睡覺，這使他的身體更加虛弱，而他這幾天發燒一直都在一百零二度（譯注：攝氏三十八度）以上。有一天，情形似乎非常危急，每個人都認為他可能會死去……」（頁 184）

福音使者 盡忠職守

馬偕當時到底承受了什麼樣的壓力呢？閱讀本地傳道人的紀錄，或許能略為窺見馬偕內心世界的糾結吧！在《故吳傳道寬裕的略歷》裡記下了這一幕：

「那時，偕牧師在滬尾聽見拜堂遭拆毀，教民遭窘逐，煩惱到破病。因為打三門大砲（大槍子）在女學內，兩門在女學外，一門在偕牧師樓仔前。偕牧師愈發煩惱，掛慮教會，得重病不省人事。一心掛慮教會，一心煩惱法蘭西是天主教，擔心會害耶穌教。」

十月 8 日法軍登陸滬尾，情勢緊繃，英國領事費里德（Alexander Frater）下令撤僑，讓外國婦女優先撤離。十月 12 日，馬偕妻小前往香港避難，同行者尚有黎約翰夫婦及兩位英籍婦女。

然而，福音戰士馬偕堅持不離崗位，盡忠守護著受託的羊群，但因健康因素，被規勸搭船去海上兜風，或能使身體強健。遂於十月 21 日搭「福建號」前往香港繞一圈探視家人，隨即準備返回。不料，剛抵達香港，就被告知福爾摩沙的港口全被封鎖，不得已滯留香港五個多月。直到隔年四月 19 日終於返抵淡水港，與等待的眾人相擁喜極而泣，重回牛津學堂舉行禮拜。

1885 年，馬偕自香港返台後，展開四處巡視各教區遭受的損失，進而彙整作為尋求賠償的根據。當馬偕見到許多教堂千瘡百孔，甚或化為灰燼，重建聖殿成了當務之急。那種百廢待舉的迫切感，加上對戰亂的不穩定性，以及馬偕自身健康的憂慮，使到「攏是為基督」的信仰告白油然而生。幾處日記的記載如下：

「早上禮拜之後，閱讀和研究。處理牛津學堂土地的事，還有鄉下來的信徒的案件。要從這些惡劣的滿清官員獲得補償，真是可怕的工作。可憐的信徒如此受苦，但這一切都是為了基督！」（1885 年八月 14 日）

「早上啟程，但豪雨迫使我們回來。去也沒用，工匠無法工作。中午放晴，下午帶學生沿著海邊走，檢視貝殼，珊瑚，海草等等。然後去看工匠在做禮拜堂的工。啊，多麼難耐！然而，一切都是為了我們的主。」（1885 年九月 17 日）

「昨晚聚會非常的有趣。見到老信徒像岩石一般堅定，真是很棒，一切都是恩典，讚美主。這邊是老人，那邊則年輕人生命正值青春。測試時，大家都很歡喜。在雨中穿過泥濘進行例行行程，一切為耶穌。」（1885 年十一月 24 日）

「獨自去艋舺，見阿華，他從桃仔園來，在那裡租了一個地方做禮拜堂。很快，一個月內就可以使用了。我們將會每天為這開啟的道路祈禱，願靈魂們進入方舟。潮濕。發燒倒下；但為基督站起來。」（1885 年十二月 15 日）

「旅行一面佈道。人們很清楚他們的偶像幫不了忙，但是另一方面是現世的生活問題。有個老人說：『我知道你說的是真的，因為我每天看到你累得要死。』的確如此，一切都為耶穌。」（1885 年十二月 27 日）

「動身去艋舺，脫去外套。和兩名工匠一起建造壁爐，下午 5 點完成。生火，太棒了，沒有煙，群眾都在看這項成功。一切為基督：感謝我出身於卑微的農家。親愛的家！」（1885 年十二月 28 日）

焚而不毀 上帝同在

為了基督，教會遭逼迫，信徒受攻擊；為了基督，馬偕歷經艱難、險境，仍勇往直前宣揚福音、建立教會、培育人才。

「攏是為基督」成了馬偕事奉的動力，置生死於度外，發燒倒下，為了基督站起來；環境險惡，為了基督堅定宣講；四面受敵，為了基督獻上感恩；勤奮做工累得要死，不為錢財，不為名利，一切的一切都是為了基督，背後深層浮現的是一種對「上帝攝理」的確信。

1885年十月18日主日，馬偕講了三小時有關上帝的攝理（Providence，眷顧），他說：「是的，儘管過去這些日子裡的經歷，我仍看到在天地之間的设计規劃。啊，多麼慈悲的上帝！全能的主，上帝，祢的工程既偉大又榮耀。」

一切都是為了基督、為了福音的信仰價值，深刻定根於北台灣初代教會的信徒當中，不僅僅是聖經教義，更是活活的生命見證——有如焚燒荊棘那般的考驗，卻因著上帝的同在而未被燒燬，彰顯了上帝的拯救與恩典。那正是馬偕重建聖殿時，特別留在教堂尖塔上的有形印記——「焚而不燬」（拉丁文作 *Nec tamen consumebatur*），為要向世人宣告：這是「上帝同在」的教會！

福音種籽 處處遍撒

150年前，上帝使用出身卑微農家的馬偕，成為福爾摩沙的信使，福音種籽處處遍撒，基督教會開花結果。馬偕曾經倒下，卻為了基督站起來；保羅曾經倒下，靠著基督才得以站起來。

你我的生命不也是如此嗎？我們都曾歷經大大小小倒下的經驗，但「焚而不燬」的荊棘（出埃及記三章1-3節）提醒我們上帝的同在，不論面對多大的艱難、多嚴峻的考驗、多危險的境遇，祂永不丟棄我們。

這兩年 COVID-19 疫情的籠罩，國際局勢劇變，不論你遭遇了什麼，讓我們效法這些福音信使，為基督站起來，靠著基督的恩典勇往直前——因那已降生的基督起名叫「耶穌」，是救主，是「以馬內利」（上帝與我們同在）應許的實現。我們深信上帝的攝理，祂依然掌權，祂必定眷顧！